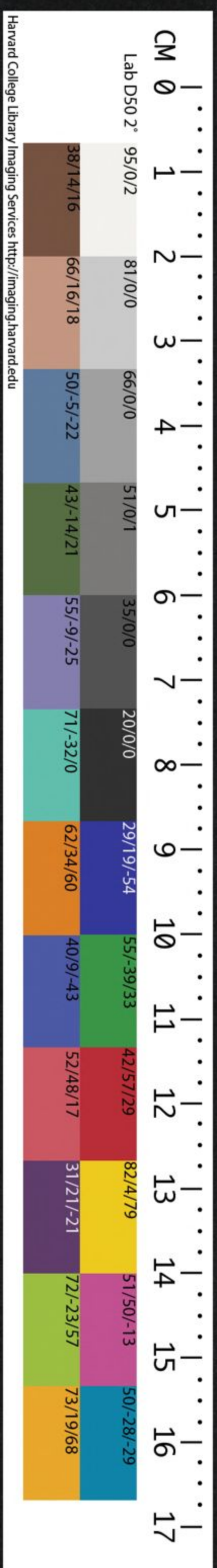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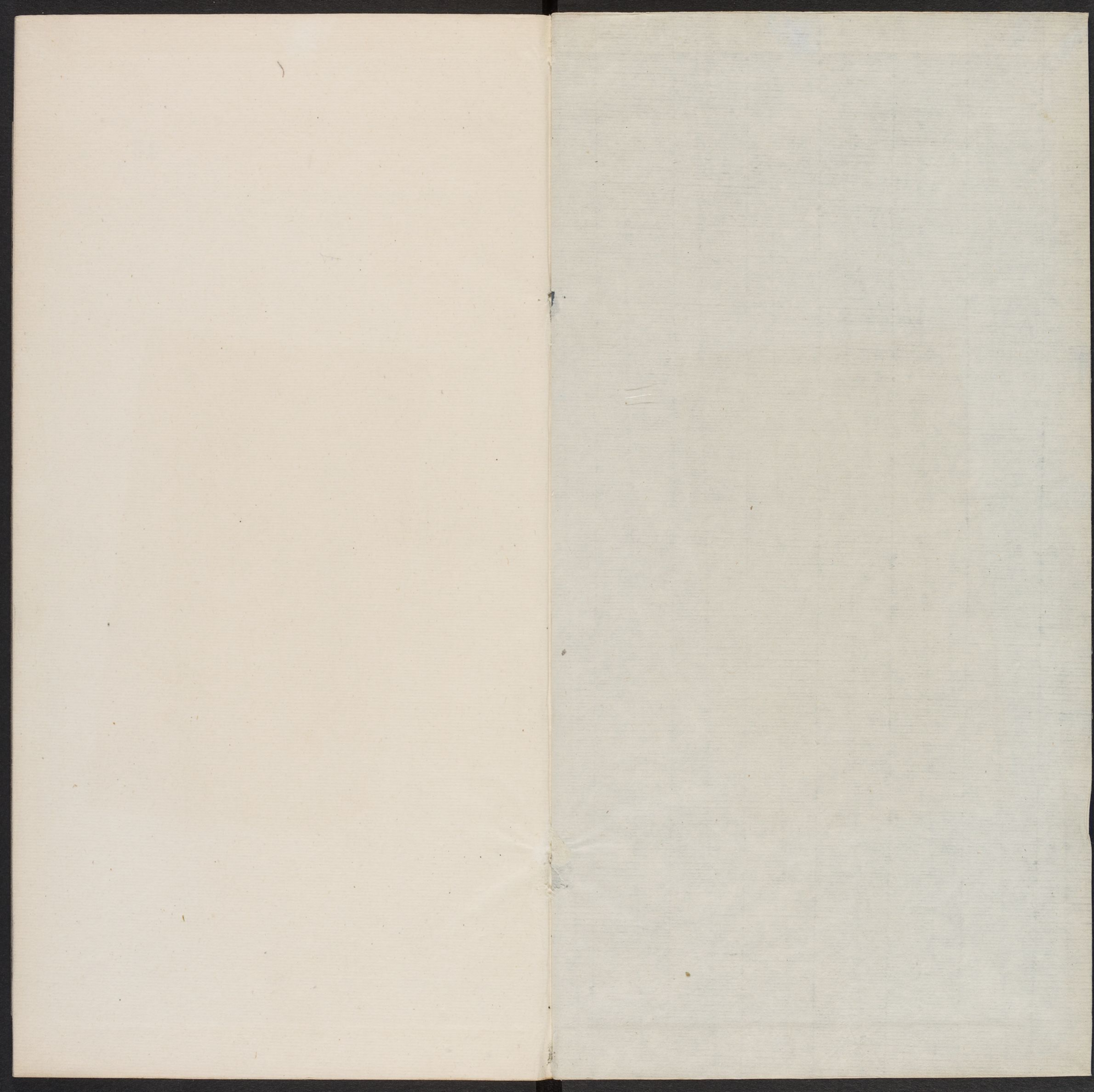


12571/32020





51

列傳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西充國人也少好學博通經史

周仕蜀為觀閣令史官人黃休復或弄威權大臣皆

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屢被譴黜父喪

有哀使婢走藥示等皆死之壽嘗以爲公孫瓚及蜀平

坐是沉滯累年司馬張璋等以爲公孫瓚及蜀平

原情不至張璋等以爲公孫瓚及蜀平

今漢蜀通語其意在於公孫瓚及蜀平

列傳卷第五十一 晉書八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為觀閣令史官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屢被譴黜迨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無憚以為聚議乃蜀平坐是沉滯累年司空張芝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為孝廉除為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傳美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

撰魏三蜀三國志。十五卷。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惇嘗執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美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又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各過其實。其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為中書郎。荀勗助已心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壽為長廣太守。辭母老不

陳壽

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書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請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且深慎之。壽至。上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為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太中正尚書郎范頽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

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
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一篇
餘文章傳於世

王長文

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郾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
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
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蹲踞齧胡餅刺史知
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
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
揚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揚雄作太玄惟栢譚以為

王長文

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明長文通玄經未遭
陸續君出耳太康中蜀土荒饑閭舍振貸長文居
貧貸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遂長文到州刺史徐
幹捨之不謝而去後成都王穎引為江源令或問
前不降志今何為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為身也
梁王肱為丞相引為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輒著白
旃小部以載車當時異焉後終於洛

虞溥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祕為偏將軍鎮隴
西溥從父之官專心墳籍時疆場閱武人爭視之

溥未嘗寓目郡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褚詵並器重之溥謂瓘曰往者金馬啓符大晉應天宜復先王五等之制以綏久長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漢魏之失也瓘曰歷代歎此而終未能改稍遷公車司馬令除鄱陽內史大脩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於外積善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失御天下

王長文 王真傳

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脩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讚協時雍光揚盛化乃具爲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脩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其朞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

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脩其質後
事其色質脩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
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脩其行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
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
顏之倫也又曰契而舍之朽木不知契而不舍金
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躬閑
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
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
命擢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

孫氏傳

稱述世務探蹟究竒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
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
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
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
遲或近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
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
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况今
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溥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
行有白鳥集于郡庭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及文
章詩賦數十篇卒於洛時年六十三子敦過江上

江表傳於元帝詔藏于祕書

司馬彪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爲睦所責故不得爲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群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爲祕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以爲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爲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脩則仲丘理之闕唯旣亂則師執脩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

司馬彪

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䟽定議語在郊祀志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時年六十餘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爲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

爲不當多據漢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王隱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業素以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空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奕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五都游

司馬彪 王隱

官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

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盜寫之所聞漸
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
為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
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
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
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
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於家

隱兄珣字處仲少重武節成都王穎舉兵向洛以
為冠軍參軍積功累遷游擊將軍與司隸高奮河
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馬門以衛宮掖時上官已

王隱

縱暴珣與奮等共謀除之反為所害

虞預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
母諱故改焉預十二而孤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
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為縣功曹欲使沙汰穢
濁預書與其從叔父曰近或聞諸君以預入寺便
應委質則當親事不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
邪黨互瞻異同蜂至一旦差跌眾鼓交鳴毫釐之
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預所大恐也卒如
預言未半年遂見斥退太守庾琛命為主簿預上

記陳時政所失曰軍寇以來賦役繁數兼值年荒
百姓失業是輕繇薄歛寬刑省役之時也自頃長
史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舡
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窮奢竭費謂
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簿俗轉相放效流而不反
雖有常防莫肯遵脩加以王塗未夷所在停滯送
者經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無食况轉百數
所妨不訾宜勒屬縣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舡吏
侍皆具條列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允當又今統
務多端動加重制每有特急輒立督郵計今宜

其類

兼三十餘人人舡吏侍皆當出官益不堪命宜復
減損嚴爲之防琛善之即皆施行太守紀瞻到鎮
復爲主簿轉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東從事中郎
諸葛恢參軍庾亮等薦預召爲丞相行參軍兼記
室遭母憂服竟除佐著作郎太興二年大旱詔求
讜言直諫之士預上書諫曰大晉受命于今五十
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缺戎翟及於中國宗廟
焚爲灰燼千里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
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
下以聖德先覺超然遠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

天眷顧人神贊謀雖云中興其實受命少康宣王
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可著而陵遲之俗未改者
何也臣愚謂為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
抽引苟其可用雖賤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憂拔
巖徒以為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
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十木而秦兵退舍
今天下雖弊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
乏驥求則可致而束帛未賁於丘園蒲輪頓轂而
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闕者也預以寇賊
未平當須良將又上疏曰臣聞承平之世其教先

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剋故牧野之戰呂望杖鉞淮
夷作難召伯專征徽猷為累衛霍長驅故陰陽不
和擢士為相三軍不勝拔卒為將漢帝既定天下
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鹿馮唐進說魏
尚復守詩稱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
忽哉况今中州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
之族類即寇竊之幸脫陛下登阼威暢四遠故令
此等反善向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虜未殄
益使難安周撫陳川相係背叛徐龕黠無所拘
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昔葛伯違道湯獻之牛吳

鼻失禮錫以几杖惡成罪著方復加戮龕之小醜
何足不滅然豫備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
為防為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壽
春無鎮祖述孤立前有勁虜後無係援雖有智力
非可持久願陛下諮之群公博舉於眾若當局之
才必允其往則宜獎勵使不顧命旁料穴得或有
可若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恚欲自裁
出觀供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誠知山
河之量非塵露可益神鑒之慮非愚淺所測然匹
夫嫠婦猶有憂國之言况臣得預朝堂末蒙冠帶

之榮者乎轉琅邪國常侍遷秘書丞著作郎咸和
初夏旱詔眾官各陳致雨之意預議曰臣聞天道
貴信地道貴誠誠信者蓋二儀所以生植萬物人
君所以保乂黎蒸是以殺伐擬於震電推恩象於
雲雨刑罰在於必信慶賞貴於平均臣聞間者以
來刑獄轉繁多力者則廣牽連逮以稽年月無援
者則嚴其擯楚期於入重是以百姓嗷然感傷和
氣臣愚以為輕刑耐罪宜速決遣殊死重囚重加
以請寬徭息役務遵節儉砥礪朝臣使各知禁蓋
老牛不犧禮有常制而自頃眾官拜授祖贈轉相

夸尚屠殺牛犢動有十數醉酒流面無復限度傷財敗俗所虧不少昔殷宗脩德以消桑穀之異宋景善言以退熒惑之變楚國無災莊王是懼盛德之君未嘗無眚應以信順天祐乃隆臣學見淺聞言不足採從平王含賜爵西鄉侯蘇峻作亂預先假歸家太守王舒請為諮議參軍峻平進爵平康縣侯遷散騎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騎常侍仍領著作以年老歸卒于家預雅好經史惜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遍於中國以為過裴周之時著晉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錄二十

篇諸虞傳十二篇皆行於世所著詩賦碑誄論難數十篇

孫盛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恂潁川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鉢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為小

邑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為參軍庾亮代侃引
為征西主簿轉參軍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
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
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
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庾翼
代亮以盛為安西諮議參軍尋遷廷尉正會桓溫
代翼留盛為參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溫自以輕
兵入蜀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皇
震盛部分諸將并力距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
懷縣侯累遷溫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

六十五

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
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與溫戕而
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
之美退無雁鷁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怪鳥溫
得盛戕復遣從事重按之賊私狼籍檻車收盛到
州捨而不罪累遷祕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
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
陽秋并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
正咸稱良史焉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
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因請刪改之時盛年老
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
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切計盛大怒諸
子遂尔改之盛罵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太元中孝
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
同書遂兩存子潛字齊由為豫章太守殷仲堪之
討土國寶也潛時在郡仲堪逼以為諮議參軍固
辭不就以憂卒次子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
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
聲荅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邪
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荅曰仲尼生而
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
翼子安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荅曰
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太盛有兒如此也放
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
也終於長沙相

于寶

于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吳奮武將軍都亭侯
父瑩丹楊丞寶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為著
作郎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中興草創未置史

官中書監王導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必書著
為令典垂之無窮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
于魏至德大勲等蹤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
音未被乎管絃陛下聖明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
史撰集帝紀上敷祖宗之列下紀佐命之勲務以
實錄為後代之準厭率土之望悅人神之心斯誠
雍熙之一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宜備史官勅佐著作
郎于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焉寶於是始領國史
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為司徒
右長史遷散騎常侍著晉紀自宣帝迄于愍帝

五十二年凡三十卷奏之其書簡畧直而能宛咸
稱良史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寶
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
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
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
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
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文寶兄嘗病氣
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
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
化名為搜神記凡三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

鬼之董狐實既傳採異同遂混虛實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觀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况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缺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

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墨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畧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幹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寶又為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及雜文集皆行於世

鄧粲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麟之南郡

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
冲卑辭厚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
麟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
節誠失所望粲笑荅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矣知
隱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
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然粲亦於此名譽減半
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令臥視事後
以病篤乞骸骨許之粲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
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並行於世

謝沉

謝沉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斐吳豫章太守
父六父吳翼正都尉沉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
練經史初命為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鑒辟並
不就會稽內史何充引為參軍以母老去職平西
將軍庾亮命為功曹征北將軍蔡謨牒為參軍皆
不就閑居養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
帝即位朝議疑七廟迭毀乃以太學博士徵以質
疑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尚書度支郎何充庾冰
並稱沉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曾卒
時年五十二沉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

傳所著述及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其才學在虞預
之右云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為鄉豪鑿
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
溫辟為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
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
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脩短荅云世祀方永
溫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若言豈獨吾福乃荅生
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今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

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官氣候如此決無
憂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乃止異日送絹
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
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
仁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
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
誤死君嘗聞干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綸戲
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
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荅溫笑曰鑿齒憂君誤
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

簿累遷別駕溫出征伐擊蓋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
每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時
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後使至京
師簡文亦雅重焉既還溫問相王何似荅曰生年
所未見以此大忤溫自左遷戶曹參軍時有桑門
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擊齒初相見
道安曰彌天釋道安擊齒曰四海習擊齒時人以
爲佳對初擊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
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嬖經陳請溫後激怒既盛
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爲襄陽都督出擊齒爲滎陽

太守溫弟祕亦有才氣素與擊齒相親善擊齒既
罷郡歸與祕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
目悲感畧無權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
也每定省自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
東眺白沙思鳳鷄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
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
曲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
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
所墮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
滿目瓌瓌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

芬芬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
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
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我想其為人況相去之
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
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其風期
俊邁如此是時溫覬覬非望鑿金齒在郡著漢晉春
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
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
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
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後

以脚疾遂廢于里巷及襄陽陷於符堅堅素聞其
名與道安俱興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
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
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尋
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國使典國史會卒不果
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
後為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
餘年今沉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當與之朽
爛區區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
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

臣微賤廢其所言

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荅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竒莫察請為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眉重足世物躬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

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歸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剋伐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勲俾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疆吳混一宇宙又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

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
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
則曹未始為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
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
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
便可推為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
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魏踞據隴
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
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絕宣
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

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
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已孰若杖義而以貶魏
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
皇祖考立功于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
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水薄宣帝與之情將何
重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已憤慨於下非
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
也夫成業者係於所為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
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斃於
亡秦超二偽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

小十五
典不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
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
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而足為來證者當陽秋
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
以尊有德臨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
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於
周室不推吳楚以為代明矣况積動累功靜亂寧
衆數之所歸衆之所與不資於燕噲之授不賴於
因籍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
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

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
杖正而弱二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
天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閭人受
尊於微弱配天而為帝方篤於三代豈比悅首於
曹氏側足於不正即情而恒實取之而無慙何與
說事而託為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
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
正名當事情跡亦厭又何為虛尊不正之魏而虧
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誅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
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於

所職聿來未以前躬異於司馬氏仕乎曹族三祖
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
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道不正故
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
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勳足以王
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慙於有周而彼道異
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
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
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
其國而反厝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

悟請於是止矣

子辟強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徐廣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世好學
至廣尤為精純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玄為兗州
辟從事譙王恬為鎮北補叅軍孝武世除祕書郎
典校祕書省增置署職轉負外散騎侍郎仍領校書
尚書令王珣深相欽重舉為祠部郎會稽世子元
顯時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內外順之使廣為議
廣常以為愧焉元顯引為中軍叅軍遷領軍長史

桓玄輔政以爲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奉詔撰
車服儀注除鎮軍諮議領記室封樂成侯轉負外
散騎常侍領著作尚書奏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
志顯於晉鄭春秋著乎曾史自聖代有造中興記
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
風聖迹儵爲疇古臣等參詳宜勅著作郎徐廣撰
成國史於是勅廣撰集焉遷驍騎將軍領徐州大中
正轉正負常侍大司農仍領著作如故十二年勅
成晉紀凡四十六卷表上之因乞解史任不許遷
祕書監初桓玄篡位帝出宮廣陪列悲動左右及

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
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淚而言曰君爲宋
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乃更
歔歔因辭衰老乞歸桑梓性好讀書老猶不倦年
七十四卒於家廣答禮問行於世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
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
明然可以茵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旣沒班
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
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

靈信有之矣允源將率之子篤志典墳紹統厥藩
之胤研機載籍咸能綜緝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
傳門業方擅箕裘者哉處叔區區勵精著述混淆
蕪舛良不足觀叔區寡聞穿窬王氏雖勒成之家
未足多尚令升安國言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惜
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鄧粲謝沉祖述前史
葺宇重軒之下施牀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見稱
焉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癉惡以爲懲勸夫蹈
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跡
淪寇孽迢巡於僞國野民渾遭革命流連於舊朝
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贊曰陳壽含章嚴整孤峙彪潯勸節擯辭綜理上
忍雅才虛新博史亡孫撫翰前良可疑鄧謝懷鉉
異聞無紀習亦研心徐非鉤羨咸被簡冊共傳遙

紀

列傳卷第五十二

晉書八十二

和



列傳卷第五十三

晉書八十三

顧和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顧和字君孝侍中衆之族子也曾祖容吳荊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和二歲喪父摠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騏驎與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鄉遠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為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顛遇之和方擇虱夷然不動顛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余意曰此中最是唯

測地顛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
為然和嘗詣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
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
表躡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璋特
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內之俊由是
遂知冬既而導遺八部從事之部和為下傳還同
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
導問和卿何所聞荅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
何緣採听風聞以察一為政導咨嗟稱善累遷司
徒掾時東海王冲為長水校尉妙選僚屬以沛國

刘昺為司馬和為主簿永昌初除司徒左曹掾太
寧初王敬請為主簿遷太子舍人車騎參軍護軍
長史王導為揚州請為別駕所歷皆著稱遷散騎
侍郎尚書吏部司空却整請為長史領晉陵太守
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劾奏尚書左丞戴抗贓汙百
万付法議罪并免尚書傅玩郎刘備官百僚憚之
遷侍中初中吳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
珊瑚及雜珠等和奏舊冕有十二旒皆用玉珠今
用雜珠等非礼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瑛成帝於是
始下太常改之先是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

欲假其名號內外皆奉詔和獨上疏以為周保祐
聖躬不遺其勲第舍供給擬於戚屬恩澤所加以
為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以靈帝以乳
母趙嬖為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
且君幸必書將執物垂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
從之轉吏部尚書頗從領軍將軍大常卿國子祭
酒康帝即位將祀南北郊和議以為車駕宜親行
帝從之皆躬親行礼遷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
書勅喻特听暮出朝还其見德遇如此尋朝議以
端右之副不宜處外更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

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喪以孝聞既練衛將軍褚
裒上疏薦和起為尚書令遣散騎郎喻旨和每見
催逼輒號咷動絕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其憂服
以祇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因殉義吾
在常日猶不如人况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於万
分祇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議耳帝又下詔
曰百揆務殷端右揔要而曠職經久甚以愷然昔
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賈諸公皆釋服從時
不獲遂其情礼况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令礼
已過祥練豈得聽不赴急疾而遂冒極之情乎和

表疏十餘上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時南中郎將
謝尚領宣城內史收涇令陳幹殺之有司以尚違
法糾黜詔原之和重奏曰尚先劾姦賊罪入甲戌
赦聽自首減死而尚近表云幹苞藏姦猾輒收行
刑幹事狀自郡非犯軍戎不由都督按尚家親賢
之幸荷文武之任不能為國惜軀平心聽斷內挾
小憾四其威虐遠近怪愕莫不解軀尚忝外屬宥
之有典至於下吏宜正刑辟尚皇太后舅故寢其
奏時汝南王統江夏公衛崇並為庶母制服三年
和乃奏曰禮所以軌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

正明本以一其統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為人
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
文著于周典按汝南王統為庶母居廬服重江夏
公衛崇本由疎屬開目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
違昌禮度四其私情問閭許其過厚談者莫以為
非則政道凌遲由乎禮廢憲章頽替始於容違若
弗糾正無以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祇王命
應加貶黜詔從之和居任多所獻納雖權臣不苟
阿撓永和七年以疾篤辭位拜左光祿大夫儀同
三司加散騎常侍尚書令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

追贈侍中司空謚曰穆子淳歷止尚書吏部郎給事
黃門侍郎左衛將軍

袁瓌

子喬

喬孫山松

瓌弟

從祖

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煥之曾孫也
祖父立早卒瓌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為江淮間
縣拜呂令轉江都因南渡元帝以為丹揚令中興
建拜奉朝請遷治書御史時東海王越尸既為石
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葬越朝廷疑之瓌與博士
傅純議以為招魂葬是謂理神不可從也帝然之
雖許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詔禁之尋除廬江太守

大將軍王敦引為諮議參軍俄為臨川太守敦平
為鎮南將軍下敦軍司尋自解還都游于會稽蘇
峻之難與王舒共起義軍以功封長合鄉侯徵補
散騎常侍徙大司農尋除國子祭酒頃之加散騎
常侍于時喪亂之後禮義陵遲瓌上疏曰臣聞先
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弘遠代明禮孝以流後生所
以導萬物之性暢為善之道也宗周既興文史載
煥端委垂於南蠻頌聲溢於四海故延州聘魯聞
雅而歎韓起適魯觀易而美何者立人之道於斯
為首孔子猶以教誅泗孟軻係之誨誘無倦是

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節時或有之疇昔
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暫頽庠序之禮有
闕國孳索然墳墓莫啓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
武帝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發鞍覽卷投戈吟
詠况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蒞事朝野
無虞江外謐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焉無聞洋洋
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
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孳義使諷誦之音盈於
京室味道之賢是則是詠豈不盛哉若得給其宅
地備其孳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

奏成帝從之

國孳之與自壞始也以年在懸車上

疏告老尋卒

追贈光祿大夫謚曰恭子喬嗣

喬字彥叔初

拜佐著作郎輔國將軍桓溫請為司

馬除司徒左

西屬不就拜尚書郎桓溫鎮京口復

引為司馬領

廣陵相初喬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

后臨朝喬與裒書曰皇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

將軍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

有揖讓之禮而况策名人臣而交媒人父天性攸

尊亦宜躡國而重矣故友之好請於此辭染絲之

憂且崔致懷岐路之感楊朱與歎此與將軍游也

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也平昔之交與禮
數而降箕踞之權隨時事而替雖欲虛詠濠四脫
落儀制其能得乎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晷
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衆以約願將軍怡情無
事以理勝為任親杖賢達以納善為大執筆惆悵
不能自盡論者以為得禮遷安西諮議參軍長沙
相不拜尋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建
武將軍江夏相時桓溫謀伐蜀衆以為不可喬勸
溫曰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於宵心
然後卒無遺筭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

固方胡為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淝流万里經
歷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剋然蜀人自以斗絕一
方恃其宗固不脩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
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
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覲此
又似是非何者胡聞万里征伐以為內有重備
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
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
國今誠不能為害然勢據上流易為寇盜若襲而
取之者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使喬以

江夏相領二千人為軍鋒師次彭模去賊二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令深入万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為戰者也今分為兩軍軍力不一力一徧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盍甄齋三日狼勝可必矣温以為然即一時俱進去成都十三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而進声氣愈厉遂大破之長驅至成都李勢既降勢將鄧定隗文以其屬反眾各万餘温自擊定喬擊文破之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三十六温甚悼惜之

追贈益州刺史謚曰簡喬博學有文才注論語及詩并諸文筆皆行於世子方平嗣亦以執素自立辟大司馬掾歷義興琅邪太守卒子山松嗣山松少有才名博學工文章著後漢書百篇衿情秀達善音樂舊歌有仁竹路難曲薛頌踈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聲即制每因酣醉繼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二絕時張湛好於齊前種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山松歷顯位為吳郡太守孫

恩作亂山松守滬温城城陷被害

猷字申甫少與瓌有各代瓌為呂令後相繼為江
都由是俱渡江瓌為丹揚猷為武康兄弟列宰各
邑論者羨之歷任侍中衛尉鄉猷孫宏見文苑傳
準字孝尼以儒孝知名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準
子冲字景玄光祿勳冲子耽

耽字彦道少有才氣傲儻不羈為士類所稱桓温
少時游干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
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
耽畧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

素有藝名債者問之而不相識謂之曰鄉當不
辦作袁彦道也遂就局十万一都直上百万耽投
馬絕叫探布帽搯地曰竟識袁彦道不其通勝若
此蘇峻之役王導引為參軍隨導在石頭初導亦
巨術賈寧皆峻心腹聞相約奔敗懼事不立迭說
峻誅大臣峻既不納求尋慮必敗陰結於導導使
耽潛說路永使歸順峻平封順男拜建威將軍
歷陽太守咸康初石季龍游騎十餘匹至歷陽耽
上列不言騎少時胡寇強盛朝野危懼王導以宰
輔之重請自討之既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導止

不行朝廷以耽失於輕妄黜之尋復為導從事中
部方加大任會卒時年二十五子質

質字道和自渙至質五世並以道素繼業惟其父
耽以雄豪著及質又以孝行稱官歷琅邪內史東
陽太守質子湛

湛字士深少有操植以冲粹自立而無文華故不
為流俗所重時謝混為僕射范泰贈湛及混詩云
亦有後出雋離群頗騫者湛恨而不答自中書
令為僕射左光祿大夫晉寧男卒於官湛弟豹
豹字士蔚博學善文辭有經國材為劉裕所知後

為太尉長史丹楊尹卒

江道

江道字道載陳留圉人也曾祖襲譙郡太守祖允
蕪湖令父齊安東參軍道少孤與從弟灌共居甚
相友悌由是獲當時之譽避思峻之亂屏居臨海
絕棄人事剪茅結宇耽翫載籍有終焉之志本州
辟從事除佐著作郎並不就征北將軍蔡謨命為
參軍何充復引為驃騎功曹以家貧求試守為太
末令縣界深山中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為阻前後
守宰莫能平道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接諭以禍

晉列傳五十三
福旬月之間襁負而至朝廷嘉之州檄為治中轉
別駕遷吳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為諮議
叅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浩方脩復洛陽經營荒梗
道為上佐甚有匡弼之益軍中書檄皆以委道時
羌父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
浩浩令道擊之道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
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其壘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
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群
雞駭散非集襄營壘不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
遂小敗及桓溫奏願以浩佐使道遂免頃之除中書

郎升平中遷吏部郎長兼侍中穆帝將脩後池起
閣道道上疏曰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
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
靈臺浚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弘於皇之尊彰
臨下之義前聖創其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
營斯事周宣興百堵之作鴻鴈歌安宅之歡魯僖
脩泮水之宮採芹有思樂之頌蓋上之有為非予
欲是盈下之奉上不以劬勞為勤此自古之令典
軌儀之大式也夫理無常然三正相詭司牧之體
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賁返於剝有大必盈則受

之以謙損上益下順兆庶之悅享以二簋用至約
之義是以唐虞流化於茅茨夏禹垂美於卑室過
險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聖行之以致至道漢高
祖當營建之始怒宮庫之壯孝文興既富之世愛
十家之產亦以播惠當時著籍來禁今者二虜未
殄神州荒蕪舉江左之衆經畧艱難漕揚越之粟
北餽河心兵不獲戢運戍悠遠倉庫內罄百姓力
竭加春夏以來水旱為害遠近之收普減常年才
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代
豐弊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

縱凝曠清孟闡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體於
自然冲素州乎萬國韶既盡美則必盡善宜養以
玄虛守以無為登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沼偃
息畢於仁義馳騁極於六藝干巍巍之隆鑒二代
之文仰味義農俯尋周孔其為道遠足以尊道德
之輔親搢紳之秀疇咨以時顧問不倦獻替調諫
日月而問則庶績惟凝六合咸熙中興之盛遍於
殷宗休嘉之慶流乎無窮昔漢起德陽鍾離抗言
魏營宮殿陳祥止辭巨雖才非若人然職忝近侍
言不足採而義在以聞帝嘉其言而止復領本州

大中正升平末遷太常道累讓不許穆帝崩山陵
將用宝器道諫曰以宣皇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
器以貽後則景帝奉遵遺制建文明皇后崩武皇
帝亦承前制無所施設惟脯糈之奠瓦器而已昔
康皇帝玄宮始用宝劍金鳥此盖太妃罔已之情
實違先旨累山之法今外欲以為故事臣請述先
旨停此二物書去從之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
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奠以免咎使
太常集傳章其制道上疏諫曰臣尋史漢舊事
藝文志刘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

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爲沍陛下合以畧
度之失同之六沍引其輕變方之重責求已篤於
禹湯憂勤踰乎日昊將脩大祀以禮神祇傳曰外
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
義按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畧而無所祭之名稱舉
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
奠儀法所用闕畧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闕
有所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
法不究則不敢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
賾之求難以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詎非至精

孰能與此帝猶勅撰廷道又陳古義帝乃止道在
職多所匡諫著阮籍序贊逸士箴及詩賦奏議數
十篇行於世病卒時年五十八子蔚吳興太守
灌字道群父嘗尚書郎灌少知名才識亞于道州
辟主簿舉秀才為治中轉別駕歷司徒屬北中郎
長史領晉陵太守簡文帝引為撫軍從事中郎後
遷吏部郎時謝亦大為尚書銓叙不允灌每執正不
從亦託以他事免之受黜無怨色頃之簡文帝又
以為撫軍司馬其相賓禮遷御史中丞轉吳興太守
灌性方正視權貴蔑如也為大司馬桓溫所惡溫

欲中傷之徵拜侍中又在郡時公事有失追免之
後為秘書監尋復解職時溫方執權朝廷希旨故
灌積年不調溫末年以為訟議參軍會溫薨遷尚
書中護軍復出為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
卒子績

績字仲元有志氣除祕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穆故
謝安之世辟召無所從論者多之安薨始為會稽
王道子驃騎主簿多所規諫歷諮議參軍出為南
郡相會荊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妻
績與南蠻校尉殷顛同行並不從仲堪等屢以為

言績終不為之屈顛慮績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
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賜江仲元行年六十
但未知獲死所耳 坐皆為之懼仲堪憚其堅正
以揚佞期代之朝廷聞而徵績為御史中丞奏劾
無所屈撓會稽世子元顛專政夜開六門績密啓
會稽王道子欲以奏聞道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顛
驕縱宜禁制之道子默然元顛聞而請衆曰江績
車胤謂我父子遣人密讓之俄而績卒朝野悼之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溫吳會稽太守父育

郡主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
胤父曰此兒當大興鄉門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
博覽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
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礪悟敏速
甚有鄉曲之譽桓溫在荊州辟為從事以辯識義
理深重之引為主簿稍遷別駕征西長史遂顯於
朝廷時惟胤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于世又
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無車公
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寧康初以胤為
中書侍郎關內侯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

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十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
 吏部郎表宏執經胤與丹揚尹王混擿句時論榮
 之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胤領國
 子博士其後年議郊廟明堂之事胤以明堂之制
 既甚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
 器亦殊既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
 不弘本順時乎九服咸寧四野無塵然後明堂辟
 雍可先而脩之時從其議又遷驃騎長史太常進
 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為護軍將軍時王國寶諂
 於會稽王道子諷八坐啓以道子為丞相加殊禮

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兆成
 王之地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乎望實二三並不
 宜耳必大忤上意乃稱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
 而甚嘉胤隆安初為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辭疾
 不拜加輔國將軍丹揚尹傾之遷吏部尚書元顯
 有過胤與江積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
 令自裁俄而胤卒朝廷傷之

殷凱

殷凱字伯通陳邠人也祖融太常卿父康吳興太
 守凱性通率有才器少與後弟仲堪俱知名太元

中以中書郎擢爲南蠻校尉莅職清明政績肅舉
及仲堪得王恭書將興兵內伐告凱欲同舉凱不
平之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
務豈藩屏之所圖也晉陽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
之轉劫凱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仲堪甚以
爲恨猶密諫仲堪辭甚切至仲堪既貴素情亦殊
而志望無厭謂凱言爲非凱見江續亦以正直爲
仲堪所斥知仲堪當逐異日已樹置所親因出行
散詐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出省之謂凱曰兄病殊爲
可憂凱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戒門幸熟爲

慮勿以我爲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玄同
下凱遂以憂卒隆安中詔曰故南蠻校尉殷凱忠績
未融奄焉隕喪可贈冠軍將軍弟仲文叔猷別有
傳

王雅

王雅字茂達東海郟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祖
隆後將軍父景大鴻臚雅少知名州擢主簿舉秀
才除郎中出補永興令以幹理著稱累遷尚書左
右丞歷廷尉侍中左衛將軍丹楊尹領太子左衛
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

外職侍見其甚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
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
才時人被以佞幸之目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北
上閣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豫焉會
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為太子少傅時王珣
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廻詣雅者過
半時風俗頽弊無復廉耻然少傅之任朝望屬珣
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焉將拜遇
雨請以徽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貴薛
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

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
選時望以為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
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
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
然其稟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
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
畧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
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為亂階矣帝以恭等
為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已故不從二人皆被升
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遷領軍尚書散

騎常侍方大崇進之將參副相之重而帝崩倉卒
不獲顧命雅素被優遇一旦失權又以朝廷方亂
內外攜離但慎默而已無所辯正雖在孝武世亦
不能犯顏廷爭凡所謀謨唯唯而已尋遷左僕射
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七追贈光祿大夫儀同三
司長子準之散騎侍郎次協之黃門次少卿侍中
世有士操立名於世云

史臣曰爰在中興玄風滋翦弱王綱於拱默撓國
步於清虛骨體寒譏之風蓋亦微矣而君孝固情
禮而違顯命山甫獻誠謹而振頽風彥叔之兵謀

道載之正諫洋洋盈耳有足可稱灌不屈節於權
臣績故危言於賊將逆子殊物之擅車亂祖之無
懼心何堪反常之與殷覬折之以正色求諸古烈
何以加焉山松悅哀挽於軒冕之反彥道敬博徒
於衰經之日天心已喪其能濟乎旋及於促齡俄
致於非命宜哉

贊曰碩生軌物屢申誠謹表子崇儒拯斯頽喪道
績剛譽車殷忠壯騰言遺直莫之能尚

列傳卷第五十三

晉書八十三

五十四

列傳卷第五十三

晉書八十三

